

广东省作协主席、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： 城市赋美之路， 在于美不美、暖不暖、有没有灵魂

3月24日，广州凭借在宜居、活力、可持续、高品质四大核心维度的卓越表现，从全球众多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，荣获素有城市规划界“诺贝尔奖”美誉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“特别提名奖”。这份荣誉，不仅是对城市生活设施的肯定，更是对其内在文化灵魂认可。正如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所言：“城市也需要赋美，赋美解决的是美不美、暖不暖、有没有灵魂的问题。”

当文艺的星火点亮街巷，当木棉花树烈焰的英雄气与早茶“一盅两件”的烟火气交融共生，我们见证了广州——这座城市像一棵不断开花结果的树，正在让每一处地理空间生长为有温度、有故事的人文场所。文艺，以诗性的方式为城市注入可感知的温度、可共情的细节、可传承的灵魂，在“千城一面”的时代困局中，让广州拥有属于自己的面孔与心跳。今日的广东，既有历史传承的厚度，又有现实变革的锐度；既是古老的，也是现代的；既有宏大的叙事，也有个体的视角。无数人在这里扎根、生长、绽放，他们的日常汇聚成时代的潮汐。

广东省博物馆内，怒放的木棉花枝下，另一种热烈的风景正在发生——3月21日下午，谢有顺做客2026年首期（总第十一期）《岭南大讲堂》，以“文艺如何赋美城市”为主题，用诗性的语言、深厚的学养和鲜活的在地经验，与观众共话广州城市文艺叙事的不同面相。

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，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、广东省博物馆（广州鲁迅纪念馆）协办。以下呈现谢有顺在讲座上的分享及听众提问的综合实录——



谢有顺讲座分享



观众提问



观众聆听

羊城晚报

A4

岭南大讲
堂

2026年3月27日

星期五

责编 张齐
美编 郭子君
校对 黄文波

文艺为城市注入灵魂

要说文艺如何赋美城市，《嘉禾望岗》是一个经典案例，一个交通枢纽，因一首歌成为新一代人的青春分岔口，一个坐标，唱出了他们的青春愁绪与离别伤怀。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“嘉禾望岗”，甚至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的“嘉禾望岗”，一方面是青春的怀旧之地，另一方面，从这离开也意味着是一次人生的重新出发。一首歌带火一座城的例子还有很多，《鼓浪屿之波》传递厦门的美与诗意，《浏阳河》让浏阳这座小县城家喻户晓，《成都》让玉林路小酒馆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不止音乐，一本书也能造就一座城市：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描写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，将广州起义、沙面风云等历史事件融入其中，勾勒出革命时代的众生百态；黄谷柳的《虾球传》通过西关大屋、一盅两件等细节，将广州的日常生活写得极富质感与烟火气，展现底层人的挣扎。文艺看似是语言的造景，是纸上的“谎言”，却有着真实的力量——它能记录、雕刻、复现城市的生活细节。历史已经逝去了，史书里留存的只有数据、器物、制度、文字。但文学是“活着”的历史，会留存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、生活细节，留存那些婚礼、葬礼、饮茶、听戏的日常，文学是历史“永不破败的肉身”。

1998年我初来广州时，杨克的诗歌《天河城广场》令我印象深刻，那时天河城广场刚刚建成开业。因为这首诗，不少文人到广州，都要我带他逛“天河城广场”。好的文艺作品能定格城市的瞬间，也会塑造城市的灵魂。一个好的文艺IP，能让城市从“千城一面”中脱颖而出，拥有独特面貌。文学作品中的瞬间、记忆、细节，让城市不再抽象，而成为有呼吸、有情感、有温度的生命共同体。当我们说某一座城市——比如广州是我的城市时，有一些时刻、一些地方会浮现在脑海里，这时，城市就成了“我的城市”。有时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对一座城市的了解、熟悉、情感，甚至不亚于我们生活过的城市。

现场问答

观众一：视觉化、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我们应当如何阅读经典？
谢有顺：图像时代和视频时代已经来临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不希望大家用消极的方式对待这个时代，如今高质量的长视频、有思考力和真知灼见的视频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文化的传播需要多元、丰富、立体的手段。我的母亲一字不识，如果不是视频时代的来临，她永远没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。所以我为视频时代的到来欢呼——这是我母亲的美好

广州不只有烟火气，还有英雄气

文艺赋美，可以让城市有底蕴、有细节、可共情。如果说“赋美”解决的是强不强、快不快、便利不便利的问题，那么“赋美”解决的就是美不美、暖不暖、有没有灵魂的问题。今天的广州城，生活功能已很完备，要进一步解决的是美不美、如何更美的问题。

美本身是被赋予、被建构的过程。很多事物我们之所以觉得它是美的，往往是经由文人的歌颂所赋予，或者是在生活中慢慢建构起来的。以广州的木棉花为例，它被称为“英雄花”，就经历了这个被赋予和建构的过程。眼下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，满城尽是灼灼红花。木棉有数千年历史，但据考证，将其称为英雄花始于明末。明代广州抗清义士李云龙，曾为袁崇焕幕僚，在袁崇焕死后回到广州，见满树烈焰、无叶而待，写下“枝头犹是英雄血，无奈流花不待君”的诗句，这是较早将木棉与英雄相连的文字。“岭南三大家”之一的陈恭尹以“浓须大面英雄花，壮气高冠何落落”，让木棉的英雄花形象深入人心。岭南画派代表人物陈永锵绘就的木棉，灿烂繁华、气概非凡，他的画作成了广州鲜明的城市符号。再到当代诗人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：“我有我红硕的花朵/像沉重的叹息/又像英勇的火炬”中对木棉的礼赞，加上木棉不愿留在枝头慢慢凋零，而是整朵落地且叶片不萎，也呼应了一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英雄气质。

之所以特别强调木棉的英雄气，是因为烟火气与英雄气的结合，才是完整的广州。我们常说广州是一线城市里最具烟火气的城市，烟火气像一条丝线，把每个人的心控在这里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广州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英雄气是烟火气的根基，也是烟火气的升华。广州人过日子，不苟且，更不自私。木棉所代表的英雄传统，早已渗透进城市的肌理——越秀山六百年的明城墙，镇海楼上斑驳的古炮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魂，都是广州的英雄印记。北京路步行街上，多达十一层的古

道，诉说着这座千年商埠历经风雨而始终开放的历史。洗星海曾根据广州民歌编过一首《顶硬上》，唱的是一种硬骨头精神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太平天国、戊戌变法、广州起义、中共三大，乃至改革开放，历史深处一直涌动着英雄的气概。广州不张扬但有力量，不喧嚣但有声音，不完美但有灵魂。英雄气与烟火气的深度融合，才是真正的广州精神。

而且，这些看似凝固的历史，还一直在城市生活中悄悄生长。很多历史细节、文学细节、生活细节，今天仍在裂变、在更新。文化不仅是术语、观念，更是一种生活；一种有韧性、有底蕴的生活，可以保存足够的文化细节和生命气息。我们只有看到了岭南日常生活中静水深流的坚韧、关键时刻的不苟且，才算真正认识了广州，认识了岭南。

美好的城市都应有两张地图

文艺是城市的“记忆银行”。作家莫言曾跟我说，他童年读过最难忘的书之一就是《三家巷》，至今记得广州扑面而来的水汽，记得读到区桃在沙面罹难时，自己一个人跑到麦桔埗上低声抽泣。这个故事写在莫言的文章里，叫《童年读书》。一部经典作品，能让人对一座城市生出特殊的感情，这种记忆甚至比历史建筑保存得还要恒久。

文学还是城市症候的“诊断师”。那些外来者、普通劳动者的文字，提供了认识这座城市的别样视角。张梅、黄爱东等本土作家笔下的早茶、骑楼、糖水与“一盅两件”，描绘出一个日常而温润的广州；张欣笔下，有广州的繁华，也有繁华背后复杂的人心；魏微、王十月、王威廉等“旁观者”的书写，则呈现出另一种面相的广州。

外卖员、清洁工眼中的城市，同样值得被看见。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有首短诗《想家的时候》：“我用拇指，逐个碰了碰/食指，中指，无名指，小指/好像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接头暗号”。他把异乡人的孤独与思念，如此具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些写作者也是城市的一部分，不读这些作品，我们无从感知他们内心

的律动和波澜。文学正在重塑城市的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——有了这些作品，我们所认识的城市才能更宽广、更丰富、也更复杂。

观众二：今天距离您发表《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可能性》已经过去十七年了，想请教一下，这十七年间文学批评有哪些改变？站在当下，还有哪些可能性？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独特的地图，是只能用思念、悲伤或恐惧才能抵达的。这就是不同于物理地图的心理地图。一座城市丰富与否，常常是看它能否在居民心里画下这样一幅心理地图。要创造足够多的地方，让它成为城市居民心理地图的种子。有些地方不一定多美好，但只要它承载了足够多的故事、有足够多人路过和参与，它就会被念想、被记住。前段时间，东莞有个活动叫“寻找2亿分之一”——40多年来，有2亿人在东莞生活过、奋斗过。无论当年赚没赚到钱、如意不如意，离开后，他们也还是“2亿分之一”。很多人至今说起东莞依然充满感情：那里可能是他们人生起步的地方，是赚到第一桶金的地方，是遇见另一半的地方。这些记忆不一定是美好的，但只要承载了足够多的情感，有足够多的人为它欣喜或悲伤，为它挂怀，为它祝福，它就会成为一座城市新的心理地图的种子。种子撒播出去之后，总有一天会开花、结果。

AI时代来临，知识已经平权，知识的多寡很难再作为评判一个人学识的标准。但知识平权不等于审美平权，审美平权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。我们拥有怎样的美学眼光，怎样的鉴赏力、判断力，依然需要通过学习与钻研才能养成。这种美学眼光的训练，是我们能否让城市变得更好、让生活变得更好的重要基础。这也是文艺赋美城市的基本路径。要有一批有美学眼光、有美学创造力的人成为城市的规划者、管理者、赋能者，也要有更多好的文艺作品为城市留痕、标注。我喜欢广州这座城市，让我们共同把广州建设得更好、更美。

古老和新锐可以共存，传统和现代可以对话

文艺赋美城市的终极目标，是把地理空间变成人文场所。空间与场所是不同的：城市的空间可能是冰冷的，只是经纬度、容积率、天际线、大楼高度、点与点之间的距离；而场所是温暖的，包含着记忆、情感、故事和认同。文艺赋美城市，就是要将越来越多的物理空间转化为人文场所。

就像我们去茶楼，人很多却不觉得嘈

杂，反而觉得温暖，这是因为茶楼不只是一个空间，而是一种生活的场所。一家人相见、一群朋友欢聚，留下的是美好记忆，寄托的是情感与认同。饮食、花草、桥梁、房舍……都可能成为这种情感的载体。一座城市拥有足够多这样的场所时，你就会眷恋它，会觉得人间值得。

文艺工作者，以及城市规划者、建设者、管理者，都应努力让更多地理空间向人文场所转化，空间不仅是地理符号，也让它成为青春、情感与梦想的寄托之地。广州正在成长为这样的城市。我个人看好广州的未来。广州是一座从不拒绝变化的城市，也是一座永远记得来路的城市。这是广州的独特气质。尤其是广州对现代文化有一种天然亲近与认同，无论是外来者还是外来文化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同道与共鸣。

AI时代来临，知识已经平权，知识的多寡很难再作为评判一个人学识的标准。但知识平权不等于审美平权，审美平权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。我们拥有怎样的美学眼光，怎样的鉴赏力、判断力，依然需要通过学习与钻研才能养成。这种美学眼光的训练，是我们能否让城市变得更好、让生活变得更好的重要基础。这也是文艺赋美城市的基本路径。要有一批有美学眼光、有美学创造力的人成为城市的规划者、管理者、赋能者，也要有更多好的文艺作品为城市留痕、标注。我喜欢广州这座城市，让我们共同把广州建设得更好、更美。

总策划 任天阳
执行统筹 林海利
林海利 林如敏
温建敏 骆辛
熊安娜 邓鼎园
梁善茵 林清石

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邓鼎园 梁善茵 林清石